春秋集傳

春秋卷第十　　張洽集傳

僖公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杜氏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胡氏傳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

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戒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

杜氏注郜姬姓國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宫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宫有西宫則有東宫矣魯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諸侯之有三宫也西宫災何以書記災也

鄭人入滑

左氏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氏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穀梁傳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

何氏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

冬楚人伐隨

左氏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伐隨取成而還○襄陵許氏曰楚既服隨則將爭衡於上國矣而宋欲盟之其能詘乎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衡決民被其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著無霸之急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杜氏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在齊人上

夏大旱

左氏傳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公羊傳何以書

記災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公羊作霍 穀梁作雩）

執宋公以伐宋

左氏傳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微旨趙氏曰此楚執其以諸侯執之之辭書何以兩由之

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蠻夷之君執辱盟主故譏之程氏傳宋率諸侯爲會蠻夷執會主而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胡氏傳不言執之分惡於諸侯也夫以楚之强豈能勝泰五国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国泰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絀南面之君也哉其不勇於義甚矣

○胡氏傳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必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會盟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故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以深貶之趙氏曰宋公德不足

懷憂不及遠而求諸
侯以及於難故罪之

冬公伐邾

杜氏注爲邾滅須句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穀梁傳捷軍得也其不言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胡氏傳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爲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伐之後作賓王

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
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弗受聲其罪以致討不
患無辭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荊楚尊中國故
不曰宋捷爲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氏傳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之○

胡氏傳書盟于薄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楚人執而伐
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爲中國主會獸將逼人而

食之矣此正天下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彊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楚莫出其事已偵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爲魯諱也○蘇氏曰宋公不言歸而言釋以爲執之釋之皆在諸侯也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公羊作朐

左氏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太皥伏羲也四国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太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四国封近濟故世祀之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邾雖曹姓迫近戎狄雜用夷禮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修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胡氏傳審如左氏之傳則公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天王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以亂易亂非所以爲禮也與取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傳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泰山孫氏曰鄭即楚故也按莊十六年荊伐鄭二十
八年荊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
人伐鄭鄭不即楚而此即者齊桓既死宋襄不能盟楚
伉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杜氏注升陘魯地○程氏傳公戰也○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胡氏傳記稱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禁暴誅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
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
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
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
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
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
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
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

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
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
則如服焉○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宋
公爲志乎爲此戰也云爾○穀梁傳責宋襄也泓之戰
以爲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
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
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不答反其敬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之謂過襄公之
謂也古者被甲嬰胄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

以報其耻哉○胡氏傳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謂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仲

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爲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辭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意林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此天下之所謂仁義而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本飾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之以分均爲仁出後爲義也君子不然正其義不謀其利脩其道不急其功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所謂欲速者遺本也所謂小利者計末也○師氏曰宋襄非王者之德而慕王者之兵無霸者之術而貪霸者之業志大謀淺妄意要功以自取敗觀其敗齊師執滕子圍曹伐鄭連年舉師毒民以逞其欲其於仁義蓋亦遠矣及戰于泓方且以不禽二毛不以阻隘爲辭則區區之意不足以濟事而適足以自敗矣

○師氏曰楚人稱人惡夷狄也蘇氏曰宋公被執見釋猶列諸侯楚以夷狄而干諸夏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辭繁所予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穀梁作閔）

左氏傳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泰山孫氏曰楚人敗宋于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以誅其惡（胡氏傳或曰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爲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於同辭）○杜氏注緡宋邑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羊作慈）

左氏傳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左氏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余氏曰楚連得志於宋故又伐陳者以其貳於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氏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氏注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經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其終貶之○胡氏傳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道滅矣魯桓簒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左氏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

世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
此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
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
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從姦禍之大者也鄭
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
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
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
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
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旣衰於是乎又渝
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
文武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
襄陵許氏曰近世如唐晉資夷狄之力以定中國皆卒
為禍盖不講於春秋戒周襄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氏傳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二十五年秦伯

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王者無外言出則有外之辭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都鄭不敢有之以為國○當山劉氏曰春秋之時王者政令僅行於境內才出畿內即非王有故曰出聖人撥亂反正則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曰居陸氏纂例曰天子以天下為家故不言出襄王獨書出者自絕天位而居于鄭猶君出四海之外然王者至尊雖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居

其犯但不得其所耳○胡氏傳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暱懿親以秆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爾毀而書出以爲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代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

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晉侯夷吾卒

左氏傳晉惠公卒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

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乃送諸秦二十四年春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徐邈曰諸侯有赴告之命所以厚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不通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缺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冊所錄不失常法其文獻足證故孔子因而修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襃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之多少此蓋修春秋之本旨也晉自莊公以前不書于經又不言文公

之入誠當有不告故不書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氏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常山劉氏曰春秋滅國多矣惟衛燬滅邢而生名之者滅同姓也礼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名以絕先祖之裔背骨肉之恩故生以匹夫稱之示王法不容誅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杜氏注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婦○劉氏傳婦人不專行婚無爲婦逆者宋蕩伯姬來逆婦非禮也然則何以書公之自主之也諸侯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非禮也○意林曰伯姬之嫁也固不見經今其來也且何爲見經著以此觀之内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愛易典王大夫之婚是自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

泰山孫氏曰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不稱名氏者與莊公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義同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常山劉氏曰凡歸入而言自某者但挾彼國之勢而其重在於歸入之人凡書納者其重則專在於納之者矣蓋王政不綱天下大亂國君世子大夫歸復廢立不由天子之命唯諸侯之彊有力者專之皆非所謂天吏而擅命興師槩有罪焉然罪惡淺深則又各存乎其文矣

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故楚人圍陳以納之○胡氏傳圍陳納頓子也納之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责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氏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

且及莒平也魯莒元年有鄫之怨○杜氏注洮魯地○纂例曰孚在喪之稱○辨疑趙子曰凡以事接於魯雖非命卿皆書名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氏傳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杜氏注向莒地○師氏曰譏屢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公羊作嶲

左氏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穀梁傳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

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杜氏注酅齊地濟
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劉氏傳追之若何遂之也
其言弗及何弗及者遷辭也爲畏其弗敢及若不及然
意林曰所謂弗及者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寇至不能禦夫又不敢乃是率百姓而棄之者也豈爲民父母之道哉於是乃使公子遂乞師於楚以自防耳從此攷之其持國之術所失者多矣○蘇氏曰侵
曰人追曰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故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左氏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
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

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
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
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
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
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
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
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師氏
曰於春侵魯而夏又伐之尋怨勞民以逞其志書之曰

人以微之也

衛人伐齊

左氏傳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公羊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穀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趙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礼也穀梁釋乞字之義而不言大意故辨

之○泰山孫氏曰齊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胡氏傳衞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于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衞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猾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惡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公羊夔作隗）

左氏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杜氏注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胡氏傳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劉氏意林曰楚祖鬻熊以夔之祖熊）

摯諸侯之祀不過其祖則祝融鬻熊能是夔之不得祀者也楚反以是滅之春秋以非其罪也故黜楚而伸夔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氏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泰山孫氏曰楚夷狄也齊中國也公以夷狄伐中國固其不可而又取邑焉此公之惡可知也○胡氏傳楚強

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

公至自伐齊

穀梁傳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何氏曰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故致伐以危之○胡氏傳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其失正甚矣患之起自此始其致危之也○任氏曰以夷狄之師伐中國夷狄之心何可保耶危公之行所以書至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余氏曰杞子來朝郎[illegible]來也書子以夷禮來朝故也卒也以夷禮卒之來也以夷至之所謂中國夷狄則夷狄之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氏傳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襄陵許氏曰齊桓既沒諸侯思之如周人思召伯也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興觀其開楚

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與桓公禮下宋桓魯

莊之意正相反有以知其功謀不遠霸業之所以頽矣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氏傳入杞責禮也○任氏曰僖公不省己之不當受

朝而乃責杞之無禮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

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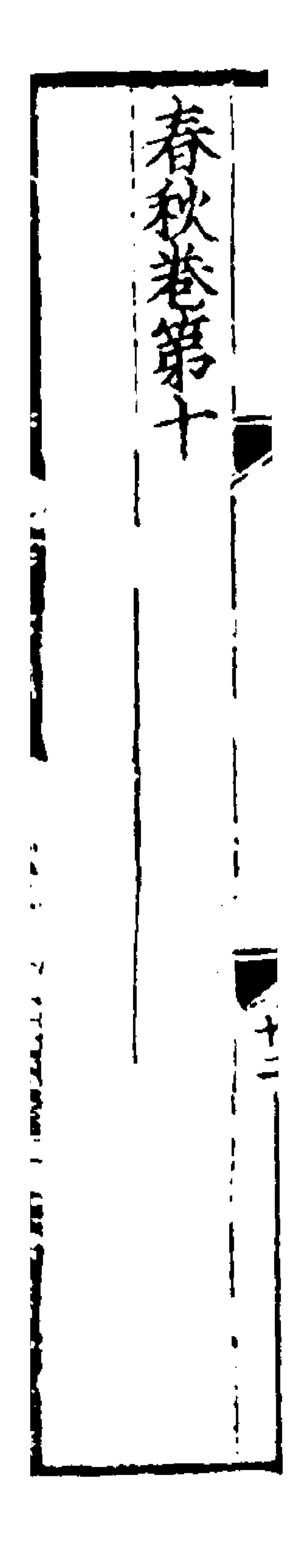
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

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郤縠將中軍○程氏傳楚稱人貶之爲其合諸侯以圍宋也○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微旨曰四國申夷狄之威屈中國之義其惡大矣若書楚子則四國之惡不著故書曰楚人則從夷狄之罪昭然可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杜氏注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胡氏傳春秋於宋之

圍人楚子以敗諸侯而公會之公之罪亦著矣



春秋卷第十

十二

春秋卷第十一　　張洽集傳

僖公

[illegible]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illegible]傳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illegible]伐衛○穀梁傳再稱晉侯忌也鄭嗣曰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illegible]惡故再稱以刺之○胡氏傳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illegible]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

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焉爲不可曰楚人擁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曹人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而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既忍於奄楚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甚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氏傳公子買戍衛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

不卒戍也○杜氏注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疏云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鄭玄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訊言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者若云用彼三刺之法言問及萬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以示不枉濫○胡氏傳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陸氏纂例曰內殺大夫謂之刺避惡名也唯有二人皆非卿而特書明是公子也上言晉人伐衛下言買不卒戍明不勝而還非其罪也不斥言無罪申臣禮也凡惡事須書者則避辭言之猶公夫人奔則曰遜殺大夫曰刺是也○蘇氏曰刺未有書其故

者書其故言非其實也○胡氏傳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失君矣特書其故以貶之也

楚人救衛

左氏傳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楚人救衛不克○胡氏傳春秋樂與人改過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書楚人救衛譏晉深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氏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

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杜氏注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蘇氏曰晉侯以不禮故私討於曹旣執曹伯又以與宋人皆非義也其稱晉侯以伯討書之何也書晉侯爲入曹也旣言晉侯入曹不可復言晉人執曹伯非以伯討許之也○胡氏傳古者覲文匿武脩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襄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

晉文不修辭命遽入其國旣執其君又分其田畀宋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吕氏曰此一年記晉事最詳皆聖人所致意者觀晉文公舉動如此其有意於爲善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氏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知難而退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

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
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晉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
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
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
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
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

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
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車七百乘韅
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
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
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
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
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
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
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子玉收其卒而止

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二十七年傳曰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意林曰當是之時晉辟楚三舍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書晉焉得臣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則激之是以書晉也此誅必原情之義也○胡氏傳楚稱人貶之也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之辭則未有必戰之意及先軫獻謀陰攜其黨而陽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故楚雖請戰而書及乃在

晉侯所以誅其意也荆楚恃彊憑陵諸夏滅黄而霸王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侯之大夫不能救執中國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爲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氏傳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此殺有罪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惡楚子也何惡乎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勿敵是亦棄師之道也胡氏曰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故不去其官

衛侯出奔楚

左氏傳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泰山孫氏曰衛侯聞晉師勝故懼而奔楚不名者以見晉文逼逐而去○胡氏傳諸侯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爲之也初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

世祖燒棄文書[illegible]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忍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荊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慮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氏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

左氏傳成許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于踐土故所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

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衛國人公子歂犬華仲前驅衛侯遂驅奄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公羊傳文公逃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劉氏傳衛侯鄭何以名最其曷為最殺叔武也衛侯曷為殺叔武叔武治反衛侯衛侯驅而入射叔武而殺之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叔武在內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襄陵許氏曰志入杞之怨釋也歸寧常事其書者也中國有霸則諸侯弛兵而室家綫帶於是族姻之恩始録而鄰國之好交修以是爲晉侯之澤也故書伯姬莊公女也莊公夫人以二十四年入而伯姬二十五年歸杞知伯姬非哀姜出今其來也蓋寧成風也

公子遂如齊

襄陵許氏曰志伐齊之仇解也齊自孝公之立與魯好

絕比相侵伐昭公元年復與莒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
夫聘之修舊好焉禮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
溫穀梁無齊侯

左氏傳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杜氏注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自在本
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蓋主
會所次也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氏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强大不敢朝周諭王出狩因得盡群臣之礼皆譎而不正之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胡氏曰以尊周而全晉也言非其地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公羊傳不與再致天子也○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杜氏注今河內有河陽縣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啖氏微旨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惰於臣禮若令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强大率諸侯而入王

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而行朝禮若天子因狩
而諸侯得覲然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
其可以爲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
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天王狩于河陽所謂春
秋之作原情爲制以誠變禮者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氏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
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甯俞以君

注因覩以衣食為己職橐衣之囊饘橐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公羊傳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劉氏傳曷為或言歸于或言歸之于歸于者正也歸之于者不正也此其為不正柰何文公使元咺與衛侯訟文公右元咺刖鍼莊子殺士榮然後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文公之聽也已頗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程氏曰凡言歸者易詞歸之者强歸之詞也○襄陵許氏曰司馬法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衛侯

殺叔武則孰有罪也何爲不得爲霸討天子在是而擅執諸侯軋矣是以推而遠之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氏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劉氏傳其言復歸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已絕復惡也其歸何易也其易柰何以文公爲之主也

諸侯遂圍許

左氏傳丁丑諸侯圍許○杜氏注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胡氏傳諸侯再會天子再至

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守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在三百里內亦皆間起居許距河陽賤士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襄陵許氏曰許能從齊而不得從晉何也按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鄭人侵許服之又九年而後從於伐楚蓋使失其所係如此之難也宋襄之興紹桓遺緒逮晉文時則許既離中國而合於楚矣國人一服楚之威今是以難變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氏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劉氏傳曹伯襄何以名貶曷爲貶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意林曰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得国名其惡不同其貶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胡氏傳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呂氏曰晉侯執曹伯畀宋人旣赦之使歸則遂會諸

侯圍許晉文之於諸侯殆以奴役之也曹伯不能感激自奮以求合於義而遂委靡不振以死亦君子所鄙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左氏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䟽云芻米以周禮掌客及聘禮準之則此當饋之饔餼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薪六十車○

杜氏注介東夷之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

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

朝也

公至自圍許

余氏傳圍許踰年而還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羊穀梁作公會翟公羊作狄

左氏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侯亂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杜氏注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程氏傳晉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諱公諸

侯殺稱人惡之大也○劉氏傳皆諸侯之大夫非微者也其稱人何翟泉在王城之內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陪臣也而盟于天子之側自此始是以殺也其餘從同同胡氏曰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胡氏傳殺稱人而盟王子亦與焉正其本也

秋大雨雹

左氏傳大雨雹爲災也○胡氏傳正義曰凡陰氣凝聚

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時僖公即位日以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

左氏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氏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胡氏傳詩下云平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郤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率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治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

殺元咺及子適子儀○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雖不德臣無訟君之道元咺之罪亦已重矣然君子之道譬之于射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衛侯不思改訟之愆躬自厚之義過而不改而又怨忌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胡氏傳凡稱国以殺者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元咺者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衛侯未入稱国以殺此春秋誅意之効也然則大臣何与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正故并罪之也○胡氏傳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

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已不免專殺濫刑之惡著矣○高郵孫氏曰公子瑕嘗立爲君矣於是殺之猶曰公子者瑕見立於元咺耳非受命於天王傳國於先君者也不曰其君非君也元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元咺立之元咺存則公子瑕存元咺死則公子瑕死咺立之爲君咺見殺則公子瑕死也

衛侯鄭歸于衛

胡氏傳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

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枝古者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以爲異況於戚屬豈有猜閒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瀆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己至於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爲後世戒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旣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

與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爲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辭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絶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孫氏曰翟泉之盟鄭不至故　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

鄰鄭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亦去之○王氏集傳箋義曰晉侯爲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伯踰晉越周千里而助人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也故皆稱人以示貶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氏傳王使周公閱來聘○杜氏注周公天子三公兼

冢宰○高郵孫氏曰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義然義不當使三公書曰宰周公來聘用見周道之衰而諸侯彊盛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氏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胡氏傳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者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冢宰上公其職任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莫周宰於

列國此大不恭之罪不特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此未有言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也○高郵孫氏曰此蓋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濟西之田嘗見侵入于曹魯於是而取之○常山劉氏曰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惡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其有本是己邑及我之附庸以彼所奪之後取得當異其文謂其不能申明直辭請于王而正疆理但專自以兵甲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辭言之　按此年取濟西田成二年取

汶陽田先本魯地而皆書取若此義據經爲合蓋春秋之義以治易亂而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己之舊其不以其道者其罪難知聖人所書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

公子遂如晉

左氏傳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

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杜氏注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常祀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胡氏傳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爲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公羊傳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禮天子不卜郊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成王命魯使郊非正故三卜吉則用之謂之郊者天人相交際之意也不言郊天不敢斥尊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

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兩師五岳四瀆及餘山川何氏云凡三十六所無所不通盡八極之內無所不至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故魯郊非禮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魯卜郊不吉免之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爲天牲不當復見免但當自省責○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左氏傳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得吉日則牛改名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於古典瀆慢龜策○纂例啖子曰凡祭常事多

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上帝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皆用辛日故以十二月卜三郊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凡養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稷則以凡牛可也禮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劉氏傳郊用正月上辛則曷爲卜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吉則又以二月下辛卜三月

上辛如不吉則不郊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商人以建丑爲正周人以建子爲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王者必以其正月郊則曷爲或言免牲或不言免牲免牲禮也不免牲非禮也免牲何以禮不免牲何以非禮郊者歲事也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帝牲必在滌三月如不從則免矣曷爲或言牲或言牛中禮曰牲不中禮曰牛何以則中禮何以則不中禮夏后氏玄牲商人白牲周人騂牡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胡氏傳楊子曰天

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善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禹也宋之郊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而脩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其祖非列國諸侯之

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掃矣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固爲等衰蓋不易之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爲天下國家乎何有

猶三望

左氏傳猶三望亦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公羊傳三望者何望祭

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礼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岳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寳在辨中置柴上燒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爲膚按指爲寸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不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千里亦能通氣致雨澤潤及于千里郊望非一獨祭其大者三魯郊非礼故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尊者不食而卑者食書者惡失礼也○杜氏注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疏曰楚語云天子徧祀群神品物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

山川注国語者皆云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其分野星辰山川也魯於十二次降婁魯地在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三望公羊以爲泰山河海鄭玄以爲非其地則不祭魯竟不及河三望謂淮海岱也禹貢徐州魯地○劉氏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星辰山川曷爲祭星辰山川星辰所瞻仰也山川民所取財用也猶三望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意林曰謂猶者可以已之辭何其不知春秋也春秋貴正貴備安有廢大存小而又教之曰可以已哉是猶逐其父而養其母者而謂之曰可并逐母也亦誨之孝而已矣王介甫曰春秋內魯諱其惡而褒其善此內辭也曰不郊矣幸其猶三望也不告朔矣幸其猶朝于廟也然則春秋之義非致其至者也愈乎已則可矣是猶紾其兄之臂者而曰我且徐之以全吾愛云耳則可乎亦誨之悌而已矣故以猶爲可以已者逐父而養其母之說也以猶爲愈乎已

者紛紛而徐之之說也君子不然彼不郊而三望自以爲猶愈乎巳故譏之彼不告朔而朝廟自以謂猶愈乎巳故非之君子之道致其至者也當其必爲不曰可以巳亦不曰愈乎巳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呂氏曰以求婦而來父母之國非禮也故書春秋之書凡以使人克己復禮而反人道之正云耳毫釐不合於禮則於心術之微必有不自得者唯能自克以義以求合於禮則心廣氣盛千萬人吾往矣其終必可以至於聖人也此春秋所由作也 ○胡氏傳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爲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爲亦書見

婦人之不可預國事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爲婦人亂政之戒母爲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中論曰易稱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運而不停者乾也是故男子有四方之志取其動也靜而不動者坤也是故女正位乎內不與閫外之事閫外之事且猶不與況出境乎由是言之伯姬之求婦可謂正乎應靜而動反常也婦之反常則亦何所不至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杜氏注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胡氏傳帝丘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師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爲狄人所滅東徙渡河齊桓攘戎狄而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爲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彊盛衛侯不能彊於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羊作接

杜氏注文公也

衛人侵狄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氏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杜氏注不地者就狄廬帳盟○胡氏傳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者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氏傳晉文公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氏傳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杞子三十年秦伯圍鄭使戍鄭者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人聞吾子將

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
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
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
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
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杜氏法滅而書入
不能有其地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氏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
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氏穀梁有師字

左氏傳原軫曰秦違蹇叔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軫怒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

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
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公羊傳其謂之秦
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
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師出晉人
與姜戎要諸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
何姜戎微也其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
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
在乎殯而用師也○穀梁傳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

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程氏傳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爲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衆所共憤故稱晉人其稱姜戎亦然今按晉人似當作一秦字○胡氏傳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其旨仲尼親筆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辭恕春秋備書晉秦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遏葬期忘親背惠墨縗絰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

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己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爲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劉氏傳秦之所以爲狄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地而棄其師者也○今按程氏劉氏胡氏皆從公羊作秦

癸巳葬晉文公

左氏傳晉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狄侵齊

左氏傳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公羊作取叢穀梁訾婁作樓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氏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杜氏注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

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傳秋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襄陵許氏曰自三十年狄始侵齊晉未暇討自是中國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艾不復犯略是故戎狄之亂不能震疊以威武則未易以德懷也○杜氏注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冬十月公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杜氏以乙巳日在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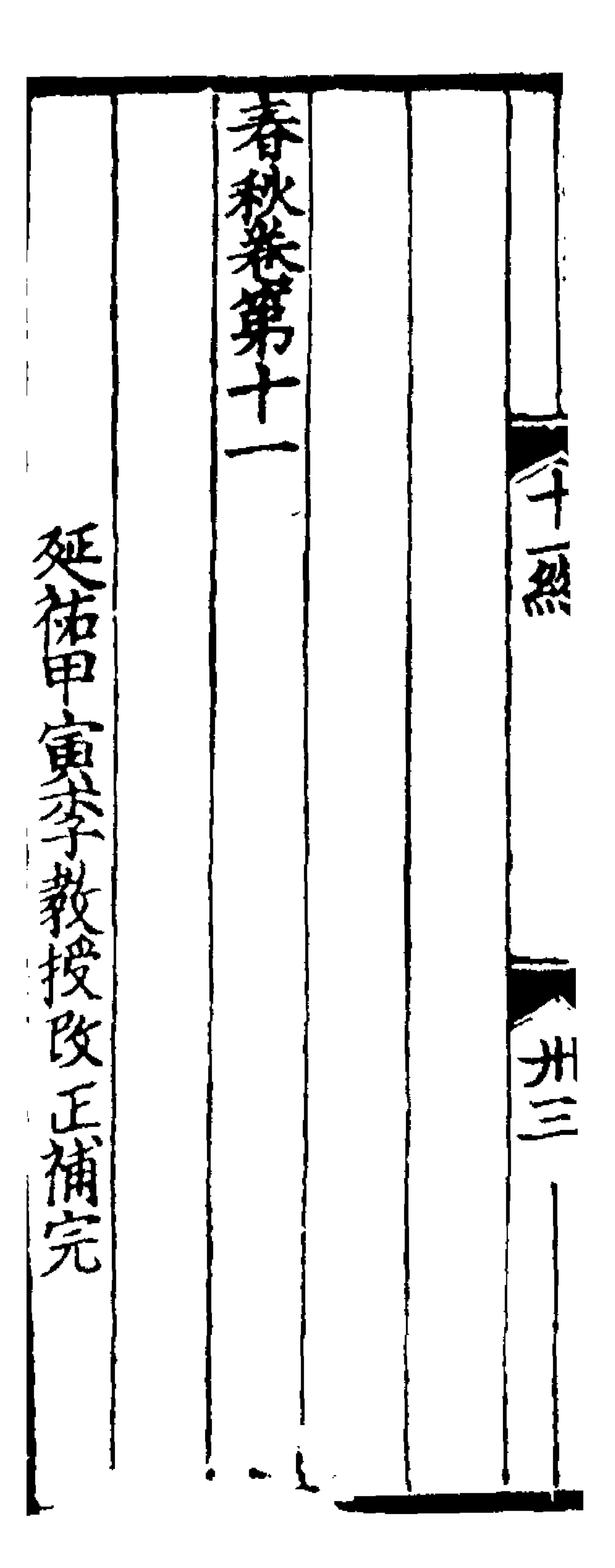
左氏傳薨于小寢即安也○胡氏傳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曾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薨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襄陵許氏曰君子自治常使心熟於仁而體安於禮則正勝於死生之際終不可亂矣曾子易簀是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羊作霣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杜氏注書失時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襄陵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暗弱繼之其咎遂著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春秋卷第十一

延祐甲寅李教授改正補完